

# 仕途歧路多 宦海壓力大

# 中國官場 連爆自殺案

寧夏組織部副部長趙惠春近日在北京一酒店內割腕自殺，這是近一個月內見諸公開報道的第五起官員自殺案。河北蔚縣教育局長葛祥、重慶市高院執行局原局長烏小青、湖南武岡副市長楊寬生、蘭州市國稅局副處長馬蘭芳接連自殺身亡。這引發公眾對官場生態、官員心理輔導以及案後黑幕的關注、憂慮與質疑。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三十日電】

近幾年來，內地官員自殺身亡的事件頻頻見諸報端。自殺的手段不一而足，跳樓、開槍、割腕、上吊都有。自殺官員級別從省部級、廳局級、縣處級、科級，每個層級都有，並且創下了多個「第一」紀錄。自殺的省部級高官有天津市政協主席宋平順，山西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王通智，王也是在北京出差期間自殺的，從京西賓館跳樓身亡，而宋平順則成爲改革開放之後第一位自殺身亡的省級政協主席。

廳局級的官員包括，江西省上饒市委書記余小平，他曾是江西最年輕的市委書記，也成爲改革開放以來第一位自殺的地級市委書記。農業部草原監理中心主任張喜武夫婦今年4月在家中自殺。哈爾濱市原副市長朱勝文，與烏小青一樣，是在落馬收監期間自殺。

縣處級、科級的自殺官員更多，如安徽蚌埠市統計局長劉敏、福建龍巖市質監局長翁華銘、安徽固鎮縣財政局長殷勇、江蘇射陽縣地稅局長沈忠良、河南宜陽縣公安局長白山等等。

## 原因一：牽涉貪腐畏罪自殺

握有公權力的官員是內地社會地位和待遇保障最有優厚的一個階層，沒有一般老百姓面臨的衣食住行等各種生活難題。因此公眾對自殺官員

的第一反映往往是「畏罪自殺」。而事實上，也確實有很多自殺官員是因涉及貪腐大案，擔心受到懲處而選擇自殺。如天津市政協主席宋平順自殺後，官方調查後公布宋道德敗壞，包養情婦，濫用手中權力，謀取巨額不正當利益。山西省委常委王通智自殺則普遍認爲與落馬的該省省委副書記侯伍傑案有關。

今年4月自殺於家中的農業部草原監理中心主任張喜武，自殺前曾因爲經濟受賄問題接受調查。江西上饒市委書記余小平自殺則被認爲與「江南商賈城」案有關，並且與多名女子保持不正當兩性關係。哈爾濱市副市長朱勝文因涉哈爾濱國貿城案被捕，在辦理保外就醫過程中，跳樓自殺身亡。

## 原因二：壓力過大心理失衡

除了涉及貪腐案件，很多官員自殺源於工作或生活壓力過大，精神抑鬱、焦慮，最終靠死亡來尋求解脫。比如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後，震區多位官員自殺，包括北川縣農辦主任董玉飛、平武縣移民辦主任羅世斌、綿陽市政府辦處長何宗華等等。

2003年安徽阜陽毒奶粉案曝光，衆多奶粉產地經調查係福建龍巖市，該市質監局長翁華銘的

自殺被認爲與此有關。安徽蚌埠市統計局長劉敏死後，衆多評論都質疑統計體制弊端，不少地方政府爲了撈政績，逼迫統計數據造假，給統計局官員帶來很多壓力。安徽固鎮縣財政局長殷勇跳樓身亡留下的遺書寫有「身體狀況很差，不能勝任工作，有很大壓力，已經成爲社會和家庭的負擔，特選擇離去」等內容。蔚縣教育局長葛祥死後，有披露稱人格性格耿直，受過領導批評，爲學校工作奔走四處碰壁後選擇自殺。

有專家指出，官員精神抑鬱、心理失衡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有的是由於無法適應官場的「潛規則」，對一些遊戲規則、工作方式不適應；有的是個人慾望太重，一旦仕途陰雲無望，就消極厭世。官員接連自殺，暴露出中國在官員心理輔導機制方面的缺失。現行的幹部培訓往往側重政治說教，忽視精神心理健康對幹部工作的重要性，這一課急需補上。

分析人士提醒，官員無論是何種方式自殺甚至「被自殺」，一定需要讓公眾獲得充分的知情權，才能平息質疑。如烏小青案，楊寬生案、葛祥案現在都還留有疑團，政府應當盡快給公眾一個說法。



## 2009年部分自殺身亡官員名單

時間	官員姓名	職務	自殺地點及方式
2月8日	沈忠良	江蘇射陽縣地稅局長	在辦公室上吊
2月18日	殷勇	安徽固鎮縣財政局長	從辦公樓五樓跳下身亡
4月17日	張喜武	農業部草原監理中心主任	夫婦家中雙雙自殺
11月18日	葛祥	河北蔚縣教育局長	在家中用刀自傷左腋大動脈死亡
11月26日	楊寬生	湖南武岡市副市長	家中跳樓自殺（家屬質疑是他殺）
11月28日	烏小青	重慶市高院執行局原局長	在監舍用棉毛巾褲腰繩上吊自殺
12月2日	馬蘭芳	蘭州市國稅局副處長	從自辦公樓跳樓身亡
12月21日	趙惠春	寧夏區委組織部副部長	打破玻璃杯碎片割腕自殺（本報記者馬浩亮整理）

# 渝打黑內情夠辣夠味 王立軍會議現場點名抓黑警

【本報訊】中通社重慶二十三日消息：今年下半年來，重慶「打黑」幾乎已經成爲一個全民性話題，其雷霆之勢持續發酵，但背後關鍵發力者，包括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其蒙文名字叫「烏恩·巴特爾」鏡血漢子，以及由他直接掌管的打黑專案組，卻一直不被人們熟知。

內地媒體披露，打黑專案組有245個，涉及警員七千多人，散布於重慶主城區和下轄各個區縣之間。據《南方都市報》報道，今年11月28日，年僅39歲的重慶警察師輝離世。這也是重慶打黑除惡專項行動開展以來，累死在崗位上的第2名警員。

報章指，異地警察宣誓出征換防執法，累病而亡，是因爲專案組到來時，「大部分嫌疑人都因當地公安泄密，在得到風聲後逃跑了」。今年6月初，陳雷（化名）及其同事接到指令，來到重慶市渝北區偵辦陳知益案件。這是一份「苦差」，專案組從幾百里外的奉節來到主城，人地兩生。

「只知道陳知益在當地有錢、有地位」，陳雷說，但是當專案組到來的時候，「大部分的嫌疑人都因當地公安泄密，在得到風聲後逃跑了。」

當地的公安人員似乎已不可信。在後來的庭審中，這種說法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印證。

## 當地公安泄密 疑犯逃逸

重慶市公安局渝北區分局刑警支隊三大隊教導員蔡書清充當了「內線」角色，陳知益案中，蔡因包庇黑社會等罪被起訴。蔡知情不報，「二楊」得到消息，楊鴻提前逃逸。

「公安局異地調警」，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在打黑初始階段的8月，據重慶警方通報，緝捕1544名犯罪嫌疑犯，469名逃犯被從境內外追捕。最終，專案組去成都抓回了鄧宇平，去雲南抓回了陳知益，去武漢抓回了楊鴻。在陳知益逃跑前，蔡甚至還與其坐在一起「研究打黑」。

據悉，成員出發前簽訂保密協議保證未涉黑，一旦泄密則撤職重則追究刑責。他們甚至不能將自己的具體行蹤透露給家人。專案組成員介紹，出發前，只是告訴家人「出差」，其餘的，什麼都沒說。

今年3月29至30日，重慶市召開「平安重慶」建設動員部署大會，由此掀開了「打黑除惡」行動的大幕。在此之後的200多天，重慶「打

黑」風暴愈發猛烈，熱浪一波接着一波。有媒體說，重慶「打黑」就像一盆地道的重慶火鍋，麻辣、夠味……王立軍，無疑是這盆火鍋中的「秘製底料」。

王立軍，蒙古族。他的蒙文名字叫「烏恩·巴特爾」，「烏恩」意爲「太陽升起」，「巴特爾」是「英雄」。與王立軍有過近距離接觸的重慶警界人士描述，王立軍外表溫文，但內裡鐵腕，其鐵面無情作風曾一度令重慶警界震懾。

《大地》周刊記者在文章中關於重慶公安局一次批捕會議的描述，證實了上面的說法：這次會議是全市公安局副處以上公安幹部會議，王立軍主持會議。會場武警全副武裝，殺氣騰騰。會上，點到誰就報誰的罪名：「陳光明，抓！」「李虹，重慶市公安局治安總隊原總隊長，犯有某某罪，抓！」「陳洪剛，男，重慶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局長，犯有某某罪，抓！」「陳濤，男，重慶市公安局治安總隊原總隊長，犯有某某罪，抓！」

據透露，此次會議上，一共抓了六七人。「都是當場點名，當場抓人。都不用公安，全是武警。」當時在場者，無不膽戰心驚。

## 岳村後悔玩高科技越線



▲岳村表示，後悔成立邦德公司（網上圖片）

【本報記者彭博、張加林重慶二十三日電】面對檢方提出的13項涉黑罪行指控，岳村今天自辯說，自己當警察時曾連續2年被評爲「先進個人」，並表示後悔成立邦德公司，「是後來爲了多賺錢，又做了一些『超範圍』的事情，越了紅線。」

「『邦德』做得很失敗，我很後悔。」這是岳村自辯的第一句話。這位黑老大的法庭上表現出後悔的姿態：「我當警察也曾連續2年被評爲『先進個人』。下

對檢方指控的組織、領導黑社會組織罪，岳村辯稱，「公司剛成立的時候，因爲自己是警察出身，就索性把警局的『五條禁令』改作自己公司的管理規定（不准賭博、不准吸毒、不出賣公司、不出賣客戶、不欺負弱勢群體），根本不是起訴書裡指控的所謂『幫規』。」岳村表示，自己的公司起初很「清白」，公司裡還成立了黨支部，曾獲「先進」稱號。

## 上訪女被姦案 檢方提起抗訴

【本報實習記者梁牧靜北京二十三日電】安徽上訪女李蕊被強姦一案，檢察院已提起抗訴。此外，李蕊蕊也已就民事部分提出上訴。

據內地媒體報道，北京市豐台區人民檢察院認爲一審判決適用法律錯誤，量刑畸輕，已提起抗訴。檢方在抗訴意見中稱，被告人徐建係在公共場所當衆強姦婦女，應按照《刑法》第236條第3款第3項對「在公共場所當衆強姦婦女」之規定進行定罪量刑，而非《刑法》236條第1款對

「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強姦婦女的」規定進行判罰，屬於適用法律錯誤。檢方的另一抗訴理由是徐建的自首情節不能使其獲得減輕處罰。檢方認爲一審判決對於自首條款的運用脫離了全案的基本事實和情節，適用不當，因而對於徐建的判罰屬於量刑畸輕。綜合全案的過程，徐建的社會危害性和對被害人的傷害程度來看，自首情節不能予以減輕處罰。



▲數百南京市民在法院門口等待判決結果（本報記者賀鵬飛攝）

## 醉駕釀5死4傷 寧漢囚終身

【本報記者賀鵬飛南京二十三日電】造成5死4傷的南京「630」醉駕慘案23日在南京市中級法院作出審判，肇事司機張明寶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南京市中院當天上午10時開庭，由主審法官沈曉蓓宣讀一審判決書。法院認爲，張明寶在案發當日的中午及晚間大量飲酒均係其自主行爲，案發時處於醉酒狀態。在此狀態下，作爲一個合法申領了駕駛執照的成年人，卻無視法律規定和不定多數人的生命財產安全醉酒駕車，尤其是在肇事後繼續駕車衝撞，造成重大人員傷亡，說明其主觀上對持續發生的危害後果放任態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其行爲構成「以危害公共安全罪」，依法應予嚴懲。

法院同時指出，張明寶歸案後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認罪態度較好；對南京市江寧區東山街道代其向被害人或被害人親屬墊付的賠償款均表示認可，已向東山街道退還墊付款人民幣110餘萬元，並主動表示將進一步清理其債權，以繼續還款

，有悔罪表現；其主觀上也並不希望和積極追求嚴重危害結果的發生，與以危害公共安全爲目的的惡意駕車撞人並造成重大傷亡後果的直接故意犯罪相比，張明寶犯罪的主觀惡性相對較輕，可酌情從輕處罰。因此，法院最終作出上述判決。

張明寶開庭後一直在說對不起，沒做上訴表示。其家屬也表現平靜。但受害者家屬當場情緒失控，表示對判決結果不服，並表示要上訴。

今年6月30日晚，某建築工程承包入張明寶與朋友在南京市江寧區金盛路吃飯，醉酒後駕駛別克轎車回家，沿途先後撞倒9名路人，並撞壞路邊停放的6輛轎車，造成5人死亡、4人受傷的特大交通事故，死者中還包括1名孕婦。

## 學者認爲應判死緩

【本報實習記者梁牧靜北京二十三日電】對南京「6·30」醉駕肇事者一審被判無期，中國政法大學刑訴法專家洪道德今日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稱，張明寶的無期徒刑量刑偏輕，應判死緩。



▲重慶公安局長王立軍（資料圖片）

## 「酒後代駕」京城興起

### 京城側記

本報實習記者 李銳

近年來，公安部門對酒後駕駛的懲罰力度逐年加大，北京「酒後代駕」職業悄然興起。隨着元旦、春節的臨近，酒後代駕的服務在發展上終於突破寒冬迎來春天。記者今日走訪了北京市首家專業酒後代駕公司奔奧安達，該公司總經理何進告訴記者，公司成立6年，業務量翻了幾倍。

嚴打酒後駕駛是今年中國公安交通部門開展的一項重點工作。在嚴打的同時，公眾也在探討通過何種方式來正面解決酒駕難題，「酒後代駕」服務於是應運而生。

據統計，北京目前每天有200人使用代駕，10幾家專業「酒後代駕」公司。一些汽車俱樂部、汽車租賃公司、汽車陪練公司也陸續增加了這項業務。奔奧安達代駕公司是北京首家

代駕公司，見證了代駕服務從步履蹣跚到闊步前進。該公司總經理何進告訴記者，目前公司有100多名代駕司機，分布在北京市的各個角落。「代駕司機明顯不夠用，這幾天還會進一批新人。」

何進打開電腦，輕輕點擊鼠標，有關客戶的訂單明細、車型、車牌號、電話、出發時間完成時間等詳細情況就呈現在眼前。何進說：「昨天業務量是121單，09日均單量是80左右，我們的最高紀錄達到過173單。」

很多人認爲代駕服務通常發生在周六日和節假日，其實恰恰相反。何進說，周六、周日才是淡季，真正忙的時候是過節前的時間，因爲商務宴請佔到了業務的主流。

據介紹，該公司在北京市的市場佔有率30%至40%，04年作爲首家成立的代駕公司舉步維艱，04年日均單量9單，07年開始逐步好轉，今年12月份每晚能做90單。公司員工也由開始的10人擴大到現在的136名員工。

目前，北京市的酒後代駕市場究竟有多大？從事這個行業研究已有6年的時間的何進給記者算了一筆賬，目前北京市機動車保有量突破400萬輛，保守估計30%的車會用到代駕，如果30%的群體每月用一次，費用按100元來算，一年應突破10億元。「目前遠遠沒有達到這個水平，近3年人們才開始慢慢接受這個酒後代駕，市場潛力非常大。」

作爲一名專職代駕司機，張建明戲稱：「幹我們這行的人都屬貓頭鷹，晝伏夜出。」儘管張師傅是在夜裡行動，但他的生活依然是五顏六色。作爲一名酒後代駕司機，他平時從不喝酒，只有到周末沒有生意時，他才會邀上幾位同道中人小飲一番。

【本報北京二十三日電】